俠義傳

俠義傳卷四

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卿自稱哀家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只見娘娘眼中流淚便將已往之事滔滔不斷述說一番包公聞聽唬的驚疑不止連忙立起身來問道言雖如此不知有何証據娘娘從裡衣內掏出一個油漬漬的包兒包興上前不敢用手來接撩起衣襟向前兜住說道鬆手罷娘娘放手包兒落在衣襟包興連忙呈上千層萬裹裡面露出黃緞袱子來打開袱子一看裡面却是金丸一粒上刻着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包公看罷急忙包好叫包興遞過自己離了坐位包興會意雙手捧定包兒

來至娘娘面前雙膝跪倒將包兒頂在頭上遞將過去姣後一拉竹杖領至上坐入了座位包公秉正恭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請放心臣敢不盡心竭力以報君乎只是目下耳目眾多恐有洩漏實屬不便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權且認爲母子庶免眾口紛紛不知鳳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憑吾兒便了包公又望上叩頭謝恩連忙立起暗暗吩附包興如此如此包興便跑至廟外只見縣官正在那裡么喝地方呢怪欽差大人在此宿壇你爲何不早早稟我知道范宗華分辯道大人到此問這個又問那個又派小人放告多少差使連一點空兒無有難道小人還有甚麼分身

法不成一句話惹惱了縣官一聲斷喝好奴才你悞了差
使還敢強辯就該打了你的狗腿說至此恰好包興出來
便說道縣太爺算了罷老爺自己悞了反倒怪他他是張
羅不過來吓縣官聽了笑道大人跟前須是不好看包興
道大人也不嗔怪不要如此了大人吩咐則立刻叫貴縣
備新轎一乘要伶俐了鬟二名并上好衣服簪環一分急
速辦來立等立等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所有一切用
度花費的銀兩叫太爺務必開清候到京時再為奉還又
向范宗華笑道你起來罷不用跪着了方纔你帶來的老
婆婆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老太太說你素日狠照應
還要把你帶進京去呢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范宗

華聞聽猶如入黑端的一般樂的他不知怎麼樣纔好包興又對縣官道貴縣將他的差使止了罷大人吩咐叫他隨着上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纔好這可打老爺個秋豐罷縣官連連答應道使得使得包興又道方纔分派的事太爺趕緊就辦了罷并將他帶去就教他押解前來就是了務必先將衣服首飾丫鬟速速辦來縣官聞聽趕忙去了包興進廟稟覆了包公又叫老道將雲堂小院打掃干淨不多時丫鬟二名并衣服首飾一齊來到服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不必細說包公就在西殿內安歇連忙寫了書信密密封好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路上務要小心包興去後范宗華進來與包

公叩頭并同明轎馬齊備縣官沿途預備公館等事包公見他通身換了服色眞是人仗衣帽却不似先前光景包公便吩咐他一路小心伺候老太太自有了鬟服侍你無事不准入內范宗華答應退出他却很知規矩以爲破窰內的婆婆如今作了欽差的母親自然非前可比他那裡知道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國母呢至次日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了鬟服侍娘娘上轎包公手扶轎桿一同出廟只見外面預備停當撥了四名差役跟隨老太太范宗華隨在轎後也有匹馬縣官又派了官兵四名護送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說道母親先進公館孩兒隨後即行娘娘說道吾兒在路行程不必多禮你也坐轎走罷包公

連連稱是方纔退下衆人見包公走後一個個方纔乘馬也就起了身了這様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惟有公孫先生心下好生疑惑却又猜不出是甚麼底細况且大人與包興機密至甚先差包興入京送信去了想來此事重大不可洩漏的因此更不敢問亦不向王馬張趙提起惟有心中納悶而已單說包興揣了密書連夜趕到開封所有在府看守之人具各相見衆人跪了老爺的約安馬夫將馬牽去喂養刷涮不必細表包興來到內衙敲響雲牌裡面婦女出來問明見是包興連忙告訴了鬟禀明李氏誥命誥命正因前次接了報搁知道老爺已將龐昱鍘死惟恐太師懷恨欲生奸計每日提心弔胆今日忽見包興獨

自回來不勝驚駭急忙傳進見面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先打發小人送來密書一封說罷雙手一呈了鬟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先看皮面上寫着平安二字即將外皮拆去裡面那是小小封套正中籤上寫着夫人密啟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抽出書來一看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預備娘娘住宿夫人以婆媳禮相見遮掩衆人耳目千萬不可走漏風聲後寫着看後付丙誥命看完便問包興你還回去麼包興回道老爺吩咐小人面遞了書信仍然迎着回去夫人道正當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爺就說我按着書信內所云俱已備辦了請老

爺放心這也不便寫回信叫了鬟拿二十兩銀子賞他包興連忙謝賞道夫人沒有甚麽吩咐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趕回去了說罷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夫人點頭說去罷好好的伺候老爺你不用我囑咐告訴李才不准懶惰眼看差事就回來了包興連連應是方纔退出自有相好衆人約他吃飯包興一壁道謝一壁擦面然後大家坐下吃飯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麽防刺客怎麽鍘龐昱說至此包興便問朝內老龐沒有甚麽動靜呀夥伴答道可不是他原參奏來着上諭甚怒將他兒子招供撂下來了他瞧見沒有甚麽說的了倒請了一回罪皇上算是恩寬也沒有降不是大約咱們老爺這個壽兒種得不小將來總

要提防便了包興聽罷點了點頭兒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畧說大概以安衆心惟恐娘娘轎來大家盤詰之時不便說罷急忙吃畢馬夫拉過馬來包興上去拱拱手兒加上一鞭他更迎下包公去了這裡誥命照書信預備停當每日志志誠誠敬候鳳駕一日只見前撥差役來了二名進內衙敲響雲牌回道太夫人已然進城離府不遠了誥命忙換了吉服帶領僕婦了鬟在三堂後恭候不多時夫轎抬至三堂落平差役轎夫退出掩了儀門誥命方至轎前早有了鬟掀起轎簾夫人親手去下扶手雙膝跪倒口稱不孝媳婦包拯之妻李氏接見娘親望婆婆恕罪太后伸手李氏誥命忙將雙手遞過彼此一拉娘娘說道媳婦吾

兒起來誥命將娘娘輕輕扶出轎外攙至佛堂淨室娘娘入座誥命遞茶回頭吩咐丫鬟等將跟老太太的丫鬟護至別室歇息誥命見屋內無人復又跪下方稱臣妾李氏願娘娘千歲千千歲太后伸手相攙說道吾兒千萬不可如此已後總以婆媳相稱就是了惟恐拘了國禮儻有洩漏反爲不美俟包卿回來再作道理况且哀家姓李媳婦你也姓李咱娘兒就是母女你不是我媳婦是我女兒了誥命連忙謝恩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悄悄述說一番不覺昏花二目又落下淚來自言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壞了到如今諸物莫睹只於透的三光這可怎麽好說罷又哭起來誥命在傍流淚猛然想起一物善能治目我何

不虔誠禱告儻能天露將娘娘鳳目治好一來是盡我一點忠心二來也不辜負了此寶欲要奏明惟恐無效若是不奏又恐娘娘臨期不肯洗目想了多時只得勉强奏道臣妾有一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取接天露便能醫目重明待今晚臣妾求叩天露便了娘娘聞聽暗暗說道好一個賢德的夫人他見我痛傷於心就如此的寬慰於我莫要負他的好意便道我兒既如此你就叩天求露儻有至誠格天二目復明豈不大妙呢誥命領了懿旨又敘了一回閑語伺候晚膳已畢諸事分派妥協方纔退出看看掌燈已後誥命洗淨了手方將古金盆拿出吩咐了鬟秉燭來至園中至誠焚香禱告天地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

眞是忠心感動天地一來是誥命至誠二來是該國母的難滿起初盆內潮潤繼而攢聚露珠猶如哈氣一般後來漸漸大了只見滴溜溜滿盆亂轉彷彿滾盤珠相似左旋右轉皆流入陰陽孔內便不動了誥命滿心歡喜手捧金盆擎至淨室只累的兩膀酸麻汗下如雨恰好娘娘尚未安寢誥命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覺冷冷通澈心腑香馥馥透入泥丸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二目中稍覺轉動閉目息神不多時忽然心花開朗胸腑暢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將二目一睜那知道雲翳早退瞳子重生已然黑白分明依舊的盈盈秋水了娘娘這一歡喜眞是非常之樂誥命更覺歡喜娘娘把手一拉誥

命方纔細細看了一番只見兩旁有多少丫鬟只得說道虧我兒至誠感格將老身二目醫好都是出於媳婦孝心說着說着不由的一陣傷慘誥命一見連忙勸慰道母親此病原因傷心過度如今初愈正有歡喜的不要悲傷娘娘點頭道此言甚是我如今俱各看見了再也不傷心了我的兒你也歇息去罷有話咱們母女明日再說罷可是你說的我二目甫愈也該閉目養養神夫人見如此說方纔退出叫了丫鬟攜了金盆并囑咐衆人好生服侍又派兩個得用的丫鬟前來幫着吩咐已畢慢慢回轉臥室去了次日忽見包興前來禀道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明日面了聖方能回署夫人說知道了包興退出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且說李太后自鳳目重明之後多虧了李誥命每日百般勸慰諸事遂心以致飲食起居無不合意把個老太后哄的心兒裡喜歡巳覺玉容煥發精神倍長廻不是破窰的形景了惟有這包興同來說老爺在太相國寺住宿明日面聖誥命不由的有些懸心惟恐見了聖上提起龎昱之事奏對抗直致干聖怒心內好生放心不下誰知次日包公入朝見駕奏明一切天子甚誇辦事正直深爲嘉賞欽賜五爪蟒袍一襲擠珠寶帶一条四喜白玉班指一個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包公謝恩早朝已畢方回至開封府所

有差役人等叩安老爺連忙退入內衙照舊穿着朝服請
命迎將出來彼此見禮後老爺對夫人說道欲要叅見太
后有勞夫人代爲啟奏夫人領命知道老爺必要叅見早
將僕婦丫鬟吩咐不准跟隨引至佛堂靜室夫人在前包
公在後來至明間包公便止步夫人掀簾入內跪奏啟上
太后今有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臣夫包拯差竣回
京前來叅叩鳳駕太后聞聽便問道吾兒那裡夫人奏道
現在外間屋內太后吩咐快宣來夫人掀簾早見包公跪
倒塵埃口稱臣包拯叅見娘娘願娘娘千歲千千歲臣辜
室狹隘有屈鳳駕伏乞赦宥說罷俯伏在地太后吩咐吾
兒抬起頭來包公秉正跪起娘娘先前不過聞聲如今方

纔見面見包公方面大耳闊口微鬚黑漆漆滿面生光閃灼灼雙睛暴露生成福相長就威顏跪在地下還有人高貴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漢黑面沉沉鎮鬼神太后看罷心中大喜以爲仁宗有福方能得這樣能臣又轉想自己受此沉冤不覺的滴下淚來哭道哀家多虧你夫婦這一番的盡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頭奏道娘娘且免聖慮微臣相機而作務要秉正除奸以匡國典娘娘一壁拭淚一壁點頭說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罷包公謝恩鞠躬退出誥命仍將軟簾放下又勸娘娘一番外面丫鬟見包公退出方敢進來伺候娘娘又對誥命說媳婦你家老爺剛纔回來你也去罷不必在此伺候了這原是娘娘一

片愛惜之心誰知反把個誥命說得不好意思滿面通紅起來招的娘娘也笑了了鬟掀簾夫人只得退出回轉卧室只見外邊搬進行李僕婦丫鬟正在那裡接收誥命來至屋內只見包公在那裡吃茶放下茶杯立起身來笑道有勞夫人傳宣官差完了夫人也笑了道了聲鞍馬勞乏彼此寒暄一番方纔坐下夫人便問一路光景爲羅昱一事妾身好生躭心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說一番夫人也不敢細問便傳飯夫妻共桌而食食罷吃茶閑談幾句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包興回道草州橋的衙役回去請示老爺有甚麼分派包公便問在天齊廟所要衣服簪環開了多少銀子就叫他帶回叫公孫先生寫一

封回書道謝皆因老爺今日纔下馬所有事件暫且未回老爺也有些勞乏便回後歇息去了一宿不題至次日老爺正在臥室梳洗忽聽包興在廊下輕輕嗽了一聲包公便問甚麼事包興隔窗禀道南清宮寗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說有話要面見包公素來從不接交內官今見寗總管忽然親身來到未免將眉頭一皺說道他要見我作甚麼你回覆他就說我辦理公事不能接見如有要事俟明日朝房再見罷包興剛要轉身只聽夫人說且慢包興只得站住却又聽不見裡面說些甚麼遲了多時只聽包公道夫人說的也是便叫包興將他讓在書房待茶說我梳洗畢即便出迎包興轉身出去了你道夫人適纔與包公

悄悄相商說些甚麼正是為娘娘之事說南清宮現有狄
娘娘知道寗總管前來為着何事呢老爺何不見他問問
來歷儻有機緣娘娘若能與狄后見面那時便好商量了
包公方肯應允連忙梳洗冠帶前往書房而來單說包興
奉命來請寗總管說我們老爺正在梳洗畧為少待便來
相見請太輔書房少坐老寗聽見相見二字樂了個眉開
眼笑道有勞管家引路我說咱家既來了沒有不賞臉的
素來的交情焉有不賞見之理呢說着說着來至書房李
才連忙趕出掀簾寗總管進入書房見所有陳設毫無奢
華俗態點綴而已不覺的嘖嘖稱羨包興連忙獻茶讓坐
且在下首相陪寗總管知道是大人的親信而且朝中時

常見面亦不敢小看于他正在攀話之際忽聽外面老爺問道請進來沒有李才回道已然請至包興連忙迎出已將簾子掀起包公進屋只見甯總管早已站立相迎道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一路勞乏辛辛苦苦原要昨日就來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動故此今早前來惟恐大人飯後有事大人可歇過乏來了說罷倒地一揖包公連忙還禮道多承太輔惦念未能奉拜反先勞駕心實不安說罷讓坐從新獻茶包公便道太輔降臨不知有何見教望祈明示甯總管嘻嘻笑道咱家此來不是甚麼官事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聽了甚爲歡喜新近大人爲龐昱一事先斬後奏更

顯得赤心爲國不畏權奸我們王爺下朝就把此事奏明
娘娘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說這纔是匡扶社稷治世的
賢臣呢却又教導了王爺一番說我們王爺年輕總要跟
着大人學習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庶不負聖上洪
恩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的狠呢只是無故的又不能
親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大人何不備一
份水禮前去慶壽從此親親近近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
愛喜之心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學習些
見識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故此今日我來特送此信包
公聞聽暗自沉吟道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奈因目下有
太后之事當今就知狄后是生母那裡知道生母受如此

之冤莫如將計就計如如知此儻有機緣到省了許多曲折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就是接交他也不玷辱於我想罷便問道但不知娘娘聖誕在于何時甯總管道就是明日壽誕後日生辰不然我們怎麽趕犇的似的呢只因事在臨邇故此特來送信包公道多承太輔指教掛心敢不從命還有一事我想娘娘聖誕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現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禮後日正期家慈欲親身一往豈不更親近麽未知可否甯總管聞聽噯喲怎麽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謝道又要勞動太輔了老甯道好說好說旣如此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等後日我在宮內再接待

他老人家便了包公又託咐了一回家慈到宫時還望照拂寧總管笑道這還用着大人吩咐老人家前嘗盡心的咱們的交情要緊不用送請留步罷包公送至儀門甯總管再三攔阻方纔作別而去包公進內見了夫人細述一番就叫夫人將纔事暗暗奏明太后夫人領命往靜室去了包公又來到書房吩咐包興備一分壽禮明日送往南清宮去又囑他好好看待范宗華事畢自有道理千萬不可洩漏底理與他包興也深知此事重大漫說范宗華就是公孫先生王馬張趙諸人也被他瞞個結實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也至次日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與包公過了目也無非是酒燭桃麵等物先

叫差役挑往南清宮自已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已見人夫轎馬送禮物的抬的抬扛的扛人聲糟雜擁擠不開只得下馬吩咐人役俟這些人略散散時再將馬溜至王府自已步行至府門只見五間官門兩邊大炕上坐着多少官員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話那些王府官們遲滯理不理的包興見此光景只得走上台階來至一位王官的跟前從懷中掏出帖來說道有勞老爺們替我回稟一聲纔說至此只見那人將眼一翻說你是那的包興道我乃開封府纔說了三個字忽見那人站起來說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包興道正是那人將包興一拉說好兄弟辛苦辛苦今早總管命就傳出諭來說大

人那裡今日必送禮來我這裡正等候着呢請罷咱們裡面坐着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那裡你們到是張羅張羅呀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那是包大人禮物挑往這裡來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點茶陪坐說道我們王爺今早就吩附了提道大人若送禮來趕緊回禀兄弟既來了還是要見王爺還是不見呢包興答道既來了敢則是見見好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那人聞聽道好兄弟以後把老爺收了咱們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齒長幾歲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來時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皆因我御頂太早人人皆叫我王三禿子我可不會唱打董說罷一笑只見

禮物挑進王三爺俱瞧過了拿上帖辭了包興進内回話去了不多時王三爺出來對包興道王爺叫在殿上等着呢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步上玉階遶走升墀至殿門以外但見高捲簾櫳正面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位束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兩邊有多少内輔同候包興連忙叩頭只聽上面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說我問好如此費心多禮我却領了改日朝中面見了再謝又吩咐内輔將原帖壁回給他謝帖賞他五十兩銀子内輔忙忙交與王三王三在旁悄悄說謝賞包興叩頭站起仍隨王三爺纔下銀安殿只見那旁簿總管笑嘻嘻迎來說道王管你來了麽昨日叫你爱之回去見了大人就提我巳

在娘娘前奏明了明日請老太太只管求老娘娘說了不
在拜壽爲是說說話兒包興答應着總管說恕我不陪了
包興同說太輔請治事罷方隨着王三爺出來仍要讓至
書房包興不肯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包興道了
乏直至宮門請王三爺留步王三爺務必瞧着包興上馬
包興無奈道恕罪下了台階馬已拉過包興認蹬上馬口
道磕頭了磕頭了加鞭前行心內思想我們八色水禮總
花了二十兩銀子王爺到賞了五十兩眞是待下恩寬不
多時來至開封府見了包公將話一一回稟包公點頭來
在後面便問夫人見了太后啟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
然回明先前聽了爲難說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禮節妾身

道娘娘暫屈鳳體穿一品服色到了那裡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事到臨期見景生情就混過去了儻有機緣洩漏實情明是慶壽暗裡却是進宮之機會不知鳳意如何娘娘想了一想方纔說事到臨頭也不得不如此了只好明日前往南淸宮便了包公聽見太后已經應允不勝歡喜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了鬟跟去外面再派人護送至次日仍將轎子擡至三堂之上上轎轎夫退出掩了儀門此時誥命已然伺候娘娘梳洗已畢及至換了服色之時娘娘不覺淚下誥命又勸慰幾句總以大義爲要方纔換了收拾已完夫人吩咐了鬟等俱在三堂伺候去罷衆人散出誥命從新叩拜此一拜不甚緊要慢說

娘娘連誥命夫人也只止不住撲簌簌淚流滿面娘娘用手相攙哽噎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誥命强忍悲痛切囑道娘娘此去關乎國典禮法千萬見景生情透了真實不可因小節悞了大事娘娘點頭含淚道哀家二十載沉冤多虧了你夫婦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宮闈那時宣召我兒再敘心曲便了夫人道臣妾理應朝賀敢不奉召說罷攙扶娘娘出了門慢慢步至三堂之上誥命同侯娘娘上轎坐穩安好扶手了鬟放下轎簾只聽太后說媳婦我兒回去罷其聲甚慘誥命答應退入屏後外面轎夫進來將轎抬起慢慢的出了儀門却見包公鞠躬伺候上前手扶轎桿跟隨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兒回去罷不

必遠送了包公答應是止住了步看轎子落了合堦又見
那壁廂范宗華遠遠對着轎子磕了一個頭包公暗暗點
首道他不但有造化并且有規矩真乃福至心靈不錯的
只見包興打着頂馬後面擁護多人圍隨着去了包公回
身進內來到後面見夫人眼睛哭的紅紅兒的知是方纔
與娘娘作別未免傷心也不肯細問不過悄悄的又議論
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是何光景且自靜聽消息
便了安擬多時又與誥命說了些閑話夫人又言道娘娘
慈善待人厚道當初如何受此大害這也是前生造定包
公點頭嘆息仍來至書房料理官事不知娘娘此去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認國母　宣密詔包相審郭槐

且說包興跟隨太后在前打着頂馬來到南清宮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多半盡是關防轎所有嬪妃貴妃王妃以及大員的命婦往來不絕包興與郝董規矩預先催馬來至王府門下馬將馬拴在樁上步上宮門恰見秃王三爺在那裡忙執手上前道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到了王三爺聞聽飛跑進內不多時只見裡面出來了兩個內輔對着門上衆人說道回事的老爺們聽着娘娘傳諭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一槩迴避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衆人連聲答應包興聞聽即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襄至書房

吃茶今日見了比昨日更覺親熱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將轎夫換出又抬至三門過了儀門方纔落平早有寗總管來至轎前揭起簾子口中說道請太夫人安忙去了扶手自有跟來的丫鬟攙扶下轎娘娘也瞧了瞧寗總管也囘問了一聲公公好寗總管便在前引路來至寢宮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這遠的見了太夫人吃了一驚不覺心裡犯想覺得面善熟識得狠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娘娘求至跟前欲行叅拜之禮狄后連忙用手攙住說免禮娘娘也就不謙讓了彼此攜手一同入坐娘娘看狄后比當時面目蒼老了許多狄后此時對面細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賜死再也想不到

却是當今國母只是心裡總覺不安獻茶已畢敘見話來問答如流氣度從容真是大家風範把個狄后樂了個了不得甚是投緣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多盤桓幾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即便應允遂叫內輔傳出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早有值事的內輔應聲答應傳出去了這裡傳膳狄后務要與太夫人并肩坐了為的是接談便宜娘娘也不過讓更顯得直爽大方狄后尤其歡喜非常飲酒間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娘娘略略謙遜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歲又問令郎年歲幾何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閉口無言登時

急的滿面通紅再也荅對不來狄后看此光景不便追問即以酒的冷煖遮飾過去娘娘也不肯飲酒了便傳飯吃畢散堂閒談又到各處瞻仰一番皆是狄后相陪越瞧越像去世的李后心中好生的犯疑暗暗想道方纔問他兒子的歲數他如何答不上來竟會急的滿面通紅世間那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其中實有可疑難道他竟敢欺哄我不成也罷既已將他留下晚間叫他與我同眠明是與他親熱暗裡再細細盤詰他便了心中却是這等犯想眼睛却不住的看見娘娘舉止動坐益發是李后無疑心內更自委決不下了到了晚間吃畢晚膳仍是散坐閒話狄后吩咐將靜室打掃乾淨并將枕衾亦鋪設在

淨室之中我還要與夫人談心以消永夜娘娘見此光宗正合心意及至歸寢之時所有承御之人連娘娘了覺自有安排非呼喚不敢擅入狄后因帖念着盤問爲何不知兒子的歲數呢便從此追問卽言夫人有意欺哄是何道理語語究的甚是緊急娘娘不覺失聲答道皇姐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雖然說出此語已然悲不成音狄后聞聽不覺大驚道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娘娘淚流滿面那裡還說的出話來狄后着急催促道此時房內無人何不細細言來娘娘止住悲聲方將當初受害怎麼余忠替死怎麼送往陳州怎麼遇包公假認爲母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多虧李氏誥命叩天求露洗目重明今日來給

皇姐祝壽爲是吐露眞情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險些兒沒有放聲哭出來狄后聽了目瞪痴呆不覺也落下淚來半晌說道不知有何証據娘娘即將金丸取出遞將過去狄后接在手中燈下驗明淨忙戰驚驚將金丸遞過便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臣妃不知鳳駕降臨實屬多有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攙口稱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狄后謝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將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用狸猫換出太子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後來劉后之子病夭方將太子稱了東宮之缺因太子遊宮在寒宮見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帶淚痕劉后生

疑拷問寇珠寇珠懷中觸階而死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方將娘娘賜死情由也說了一遍李太后如夢方醒不由傷心狄后再三勸慰太后方纔止淚問道皇姐如何叫皇兒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裝起病來遣寧總管奏知當今聖上必然親來那時臣妃吐露眞情便了娘娘稱善一宿不提到了次日清晨便派寧總管上朝奏明聖上說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甚是沉重寧總管不知底裡不敢不去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又將此事告知六合王誰知聖上夜間得一奇夢見彩鳳一隻倒毛不全望聖上哀叫三聲仁宗從夢中驚醒心裡納悶不知是有緣故及至五鼓剛要臨朝只見仁壽宮總管

前來啟奏說太后夜間得病一夜無眠天子聞聽以爲應了夢兆卽先至仁壽宮請安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恐驚了太后輕輕邁步進了寢殿已聽見了有呻吟之聲忽聽見太后說寇宮人你竟敢如此無理又聽噯喲一聲此時宮人已將簾籠揭起天子側身進內來至御榻之前劉后猛然驚醒見天子在旁便說有勞皇兒挂念哀家不過偶受風寒沒有甚麽大病且請放心天子問安已畢立刻專御醫調治惟太后心內不耐煩略略安慰幾句卽便退出纔離了仁壽宮剛至分宮樓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奏道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奴婢特來啟奏仁宗聞聽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吩咐親臨南清宮只見六合王迎接

聖上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對娘娘夜間得病此時覺覺好些聖上心內稍覺安慰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單帶陳林跟隨此旨一下暗合六合王之心側身前引來至寢宮以內但見靜悄悄寂寞無聲連個承御了鬟一個也無有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狄后面裡而臥仁宗連忙上前問安狄后翻轉身來猛然間問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爲先天子答道莫過于孝狄后嘆了一口氣道既是孝字爲先有爲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麼又有人子爲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麼這兩話問的個天子茫然不懂猶以爲是狄后病中譫語狄后又道此事臣妃盡知底蘊惟恐陛下不信仁宗聽狄后

自姆臣妃不覺大驚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訓狄后轉身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麼仁宗接過打開一看見是一塊玉璽龍袱上面有先皇的親筆御記鎮壓天狗冲犯故此用上寶印仁宗看罷連忙站起誰知老伴伴陳林在旁睹物傷情想起當年早已淚流滿面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更覺詫異便追問此袱的來由狄后方將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設計陷害李后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寇珠一個是陳林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那時就用此袱包裹暗暗交付陳林仁宗聽至此又瞧了陳林一眼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狄后又道多虧陳林

遲了多少艱險方將太子抱出入南清宮內在此撫養六年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補了東宮之缺千不合萬不合陛下見了寒宮母親落淚纔惹起劉后疑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又要賜死母后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秦鳳方將母后換出送往陳州後來秦鳳自焚家中無主母后不能存留只落得破窰乞食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由草橋認了母后假稱母子以掩耳目昨日與臣妃作壽方能與國母見面仁宗聽罷不勝欷歔淚如雨下道如此說來朕的皇娘現在何處只聽得畢壁後悲聲切切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見了發怔太后恐天子生疑連忙將金丸取出付與

仁宗天子接來一看正與劉后金丸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宮下書娘娘名號仁宗倉行幾步雙膝跪倒道孩兒不孝苦煞皇娘了說至此不由放聲大哭母子抱頭悲痛不已只見狄妃已然下牀來跪倒塵埃匍匐請罪道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傍哀哀相勸母子傷感多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攙扶起來復又拉住陳林的手哭道若不虧你忠心為國焉有朕躬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惟有流淚謝恩而已大家平身仁宗又見太后說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兒枉為天子何以對滿朝文武豈不得罪于天下乎說至此又哭又賁火后在旁勸道聖上還朝降旨即着郭槐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包與士自有辦法遣邦

是包公之計命李誥命奏明李太后的太后告訴狄后狄
后聽奏的當下仁宗準奏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然後
駕轉回宮立刻御筆草詔密密封好欽派郭槐陳林往開
封府宣讀郭槐以爲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定陳林竟奔
開封府而來且說包公自昨日同侯娘娘去後遲不多時
包興便押空轎回來說狄后將太夫人留下要多住幾日
小人押空轎回來那裡賞了跟役人等二十兩銀子賞了
轎上二十吊錢包公點頭吩咐道明日五鼓你到朝房伺
聽要悄悄的如有甚麼事急忙回來禀我知道包興領命
至次日黎明時便回來了知道包公尚在臥室連忙進內
在廊下輕輕咳嗽包公便問你回來了打聽有甚麼事没

有包興稟道打聽得劉后夜間欠安聖上立刻駕至仁壽宮請安後來又傳旨立刻親臨南清宮說狄后娘娘也病了大約此時聖駕還未還宮呢包公聽畢說知道了包興退出包公與夫人計議道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狄后設的機謀夫妻二人暗暗歡喜纔用完早飯忽報聖旨到了包公忙換朝服接入公堂之上只見郭槐在前陳林在後手捧聖旨郭槐自以為是都堂應宣讀聖旨展開御封包公山乎已跪郭槐便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太監郭剛念至此他看見自己的名子便不能向下念了旁邊陳林接過來宣讀道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奸心匪測先皇乏嗣不思永祚之忠誠太后懷胎遭逍與妖之暗算

懷抱龍袱不遵鳳詔寇宮人之志可達天聽邪世閥竟赴南清陳總管之忠甚貫日因淚痕生疑命將明朝郭初吐寶珠立斃杖下假詛咒進饞言把氣昂昂一點余忠脊兎梁間致令堂堂國母廿載沉冤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告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還珠返璧之能似此滅倫悖理宜當嚴審細推按詔究出口供依法剖其心腹奉關國典理重君親欽交開封府嚴加審訊上命欽哉望詔謝恩包公口呼萬歲立起身來接了聖旨吩咐一聲拿下只見愣爺趙虎竟奔了賢伴伴陳林伸手就去要拿包公連忙喝住大膽還不退下趙爺發怔還是王朝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提到當堂向上跪倒上面供奉聖旨包公

向左設了公座傍邊設一側座叫陳林坐了當日包公入了公位向郭槐說道你快將已往之事從實招來未識郭槐招與不招且聽下回分解

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喊了堂威入了公座旁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林坐了包公便叫道郭槐將當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換太子從實招來郭槐說大人何出此言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先皇震怒纔貶冷宮焉有抵換之理呢陳林接着說道既無有抵換為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裙縧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郭槐聞聽道陳總管你為何質証起咱家來你我皆是進御之人難道太后娘娘的性格

你是不知道的麽儻然回來太后懿旨到來只怕你也吃罪不不起包公聞聽微微冷笑道郭槐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麽你不提劉后便罷既已提出說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責二十板左右答應一聲吶喊將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開肉綻呲牙咧嘴哀聲不絕包公聞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到了此時豈不知事關重大橫了心再也不招說道當日原是李妃産生妖孽自招欲尤與我郭槐甚麽相干包公道既無抵換之事爲何又將寇承御處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太后方纔施刑陳林在旁又說道此話你又說差了當初拷問寇承御還是我掌刑杖劉后請請追問着他將太子抱出

當于何地你如何說是頂撞呢郭槐聞聽將雙眼一瞪道
既是你掌刑生生是你下了毒手將寇承御打的受刑不
過他纔觸階而死爲何反來問我呢包公聞聽道好惡賊
竟敢如此的狡展吩咐左右與我拶起來左右又一聲喊
將郭槐雙手併齊套上拶子把繩往左右一分只聞郭槐
殺猪也似的喊起來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
咬定牙根道沒有甚麼招的只見他汗似蒸籠面目更色
包公吩附御刑鬆放拶子時郭槐又是哀聲不絕神魂不
定只得暫且收監明日再問先叫陳林將今日審問的情
由暫且覆旨包公退堂來至書室便叫包興請公孫先生
不多時公孫策來到已知此事的底裡參見包公已畢在

側坐了包公道今日聖旨到來宣讀之時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我也不用再說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認我見拷他之時頭上出汗面目更改恐有他變此乃奉旨的欽犯他又擱不住大刑這便如何是好故此請了先生來設想一個法子只傷皮肉不動筋骨要叫他招承方好公孫策道待晚生思索了畫成式樣再爲呈閱說罷退出來到自已房內籌思多時偶然想起急忙提筆畫出又擬了名兒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接來一看上面註明尺寸彷彿大熨斗相似却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圓頭釘兒用鐵打就臨用時將炭燒紅把犯人肉厚處燙炙再也不能損傷筋骨止于皮肉受傷而已包公看了問道此刑可有名

號公孫策道名曰杏花雨取其落紅點點之意包公笑道這樣惡刑却有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即着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次日隔了一天此刑業已打就到了第三日包公便升堂提審郭槐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又是手疼又是板瘡呻吟不絕飲食懶進兩日光景便覺形容憔悴他心中却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爲何太后懿旨還不見到來呢猛然又想起太后欠安想來此事尚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橫了心再不招承既無口供包黑他也難以定案只是聖上忽然間爲何想起此事來呢眞眞令人不解正在犯想之際忽然一　提牢前來說道老爺升堂請郭總管呢郭槐就知又要審訊了不覺的心內哭哭叽

亂跳隨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見紅焰焰的一盆炭火內裡燒着一物卻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只聽包公問道郭槐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后用物抵換太子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郭槐道實無此事叫咱家從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說遲滯這些年管保早已敗露了望祈大人詳察包公聞聽不由怒髮冲冠將驚堂一拍道惡賊你的奸謀業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尚敢推諉其實可惡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上來了四個差役剝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見一人用個布帕連髮將頭按下去那邊一人從火盆内擽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惡賊背上只聽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麼郭槐橫了心並不言語

包公吩咐用刑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時皮膚皆焦臭
味難聞只疼得惡賊渾身亂抖先前還有哀叫之聲後來
只剩得發喘了包公見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
再問左右將他扶住郭槐那裡還扎掙得來呢早已癱在
地下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孫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叫搭
在獄神廟內郭槐到了獄神廟只見提牢手捧蓋碗笑容
滿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輔老爺多有受驚了小人無
物可敬覓得定痛丸藥一服特備黃酒一盅請太輔老爺
用了管保益氣安神郭槐見他勸慰慇懃語言溫和不由
的接過來道生受你了咱家儻有出頭之日再不忘你便
了提牢道老爺何出此言如若離了開封那時求太輔老

爺畧一伸手小人便受搁待多多矣一句話奉承的惡賊滿心歡喜將藥并酒服下立時覺得心神俱安便問道此酒尚有否提牢道有有多着呢便叫人急速送酒來自已接過仍叫那人退了又恭恭敬敬的給惡賊斟上郭槐見他如此光景又精細又周到不勝歡喜一壁飲酒一壁問道你這幾日可曾聽見朝中有甚麽事情沒有呢提牢道沒有聽見甚麽倒聽見說太后欠安因冤宮人作祟如今全愈了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大約不過運一二日太后必然懿旨到來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就是我們大人也不敢違背懿旨郭槐聽至此心內暢然連吃了幾杯誰知前兩日肚內未曾吃飯今日一連喝了幾碗空心酒

不覺的面赤心跳二目朦朧登時醉醺醺起來有些前仰後合提牢見此光景便將酒撤去自己也就迴避了只落得惡賊一人踽踽涼雖涼然多飲心內卻牽挂此事不能去懷暗暗躊躇道方纔聽提牢說太后欠安卻因寇宮人作祟幸喜如今全愈了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來了又想寇宮人死的本來冤枉難怪他作祟正在胡思亂想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塵沙簌簌落在牕櫺之上而且又在春暮之時對此悽悽慘慘的光景猛見前面似有人形若近若遠咿咿唔唔聲音郭槐一見不由的心中胆怯起來纔要喚人只見那人影兒來至面前說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別人乃寇承御特來求太輔質對一言作日與太

后已在森羅殿証明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故此放太后同宮并且查得太后與太輔尚有陽壽一紀奴家不能久在幽冥今日特來與太輔辨明當初之事奴便超生去也郭槐聞聽毛骨悚然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惟聞得桑聲細氣已知是寇宮人顯魂正對了方纔提牢之話不由的答道寇宮人真正委屈死你了當初原是我與尤婆定計用剝皮狸猫換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時並不知情竟自含寃而死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儻能出獄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聽女鬼哭道郭太輔你既有此好心奴家感謝不盡少時到了森羅殿只要太輔將當初之事說明奴家便得超生何用僧道超度若懺悔不

至誠反生罪孽剛言至此忽聽鬼語啾啾出來了兩個小鬼手執追命索牌說閻羅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怨鬼前往質對說罷拉了郭槐就走惡賊到了此時恍恍忽忽不因不由跟着灣灣曲曲來到一座殿上只見黑㥄㥄陰慘慘也辨不出東南西北忽聽小鬼說道跪下惡賊連忙跪倒便聽道郭槐你與劉后所作之事冊籍業已註明理應墮入輪廻奈你陽壽未終必當回生陽世惟有冠珠魂魄地府不便收此遊蕩女鬼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你便從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隱瞞了郭槐聞聽連忙朝上叩頭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用剝皮狸貓抵換太子陷害了李妃的情由述說一遍忽見燈光明

亮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兩旁衙役羅列真不亞如森羅殿一般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并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咐拿下去叫他畫供惡賊到了此時無奈已知落在圈套只得把招畫了你道女鬼是誰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平到勾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多虧公孫策諄諄教演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賞了他五十兩銀子打發他回去了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派人招生看守等次日五鼓上朝奏明仁宗將供招謹呈御覽仁宗袖了供招朝散回宮便往仁壽宮而來見劉后沉昏之間手舞足蹈似有招架之態猛然醒來見天子立在面前便道郭槐係先皇老

臣望皇兒格外赦宥仁宗聞聽也不答言從袖中將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劉后見此光景拿起一看登時膽裂魂飛氣堵咽喉久病之人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條一嚇竟自嗚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將劉后抬入偏殿按妃禮殯殮了草草奉移而已傳旨即刻打掃宮院次日升殿羣臣山呼已畢聖上宣召包公便將劉后驚懼而亡就着包卿代朕草詔頒行天下匡正國典從此黎民內外臣宰方知国母太后姓李卻不姓劉當時聖上着欽天監揀了吉日齋戒沐浴告祭各廟然後排了鑾輿帶領合朝文武親皆南清宮迎請太后還宮所有礼節自有儀典不必細表太后娘娘乘了御輦狄后賢妃也乘了寶輿跟隨八官仁宗

天子請了太后之後先行回鑾在宮內伺候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排班迎接鳳駕太后入宮升座受賀已畢起身更衣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太后與狄后乃以姐妹之禮相見重加賞賜仁宗亦有酬報不必細表外面眾臣朝賀已畢天子傳旨將郭槐立剮此時尤婆已死照例戮屍又傳旨在仁壽宮壽山福海地面丈量發協左邊勅建寇宮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邊勅建秦鳳余忠祠堂名曰雙義祠工竣親請拈香一日老丞相王芑遞了一本因年老力衰情愿告老休致聖上憐念元老仍賞食全俸准其養老即將包公加封為首相包公又奏明公孫策與四勇士累有參贊功績仁宗于是封

公孫策為主薄四勇士俱賞六品校尉仍在開封府供職又奉太后懿旨封陳林為都堂范宗華為承信郎將破窰改為廟宇欽賜白銀千兩香火地十頃就叫范宗華為廟官春秋兩祭永垂不朽未知知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回　受魘魔忠良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且說包公自升為首相每日勤勞王事不畏權奸秉正條陳聖上無有不允就是滿朝文武誰不欽仰縱然素有仇隙之人到了此時也奈何他不得一日包公朝罷來到開封進了書房親自寫了一封書信叫包興備厚禮一分外帶銀三百兩選了個能幹差役前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聘請南俠展熊飛又寫了家信一并前去剛然去後只

見値班頭目向上跪倒啟上相爺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稱怨枉前來伸訴包公吩咐點鼓升堂立刻帶至堂上包公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先叫將婆子帶上來婆子上前跪倒訴說道婆子楊氏丈夫姓黃久已去世有兩個女兒長名金香次名玉香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爲妻昨日他家娶去婆子因女兒出嫁未免傷心及至去了之後誰知我的大女兒却不見了婆子又忙到各處尋找再也没有急的婆子要死老爺想婆子一生就仗着女兒我寡婦失業的原打算將來兩個女婿有半子之勞可以照看寡夫如今把個大女兒丟了竟自不知去向婆子又是急又是傷心正在啼哭之時不想我們親家趙國盛

找了我來合我不依說我把女兒抵換了彼此分爭不情故此前來求老爺替我們判斷判判斷找我我的女兒纔好包公聽罷問道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楊氏道還說親眷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婆子孤苦的狠呢說至此就哭起來了包公吩咐把婆子帶下去將趙國盛帶上來趙國盛上前跪倒訴道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醜陋小的俊俏小人與兒子定的是他小女兒娶來一看却是他大女兒因此急急趕到他家與他分爭為何抵換不料楊氏他倒不依說小人把他兩個女兒都娶去了欺負他孀居寡婦了因此到老爺台前求老爺剖斷剖斷包公問道趙國盛你可認

明是他大女兒麼趙國盛道怎麼認得不明呢當初有我們親家在日未作親時他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大的極醜小的甚俊因小人愛他小女纔與小人兒子定了親事那個醜的小人斷不要的包公聽罷點了點頭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聽候傳訊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此事揣度包興倒過茶來恭恭敬敬送至包公面前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晃兩眼發直也不言語也不接茶包興見此光景連忙放下茶杯悄悄問道老爺怎麼了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說道好血腥氣呀往後便倒昏迷不醒包興急急扶着口中亂叫老爺老爺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彼此攙扶抬至牀榻之上一時傳到裡面李氏誥命聞聽

唬得驚疑不止連忙趕至書房看視李才等急廻避只見包公躺在牀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夫人看畢不知是何緣故正在納悶包興在窗外道啟上夫人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胗脈夫人聞聽只得帶領丫鬟廻避包興同着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胗了左脈連說無妨又胗右脈便道怪事包興在旁問道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公孫策道據我看來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又摸了摸頭上並心上再聽氣息亦順仿彿睡着的一般包興將方纔的形景述說一遍公孫策聞聽便覺納悶并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并禀明須要啟奏自己

便寫了告病摺子來日五鼓上朝呈遞天子聞奏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胗脈也斷不出是何病症一時太后也知道了又派老伴伴陳林前來看視此時開封府內外上下人等也有求神問卜的也有說偏方的無奈包公昏迷不省人事不知飲食不進止于酣睡而已幸虧公孫先生頗曉醫理不時在書房胗脈照料至於包興李才更不消說了晝夜環繞不離左右就是李氏誥命一日也是要到書房幾次惟有外面公孫策與四勇士個個急的搓拳磨掌短嘆長吁竟自無法可施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對包公胗息漸漸的微弱起來大家不由的着急獨包興與別人不同他見老爺這般光景因想當初罷職之時曾在大

相國寺得病與此次相同那時多虧了終和尚醫治偏偏他又雲遊去了由此便想起當初經了多少顛險受了多少奔波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不想舊病復發竟自不能醫治越想越愁不由的淚流滿面正在哭泣之際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言展熊飛并未在家老僕說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來必然急急的趕赴開封決不負相爺大恩又說家信也送到了現有帶來的回信老爺府上俱各平安差人說了許多的話包興他止于出神點頭而已把家信接過送進去了信內無非是平安二字你道南俠那裡去了他乃行義之人浪跡萍踪原無定向自截了驄驕將金玉仙送至觀音菴與馬漢分別之後他便朝遊

名山尋宿古廟凡有不平之事他不知又作了多少每日閒遊偶聞得人人傳說處處講論說當今國母原來姓李却不姓劉多虧了包公訪査出來現今包公入閣拜了首相當作一件新聞處處傳聞南俠聽在耳內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一日午間來至榆林鎮上酒樓獨坐飲酒正在舉杯要飲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年紀約有三旬上下面黃肌瘦憔悴形容却有幾分姿色及至看他身上穿着雖是粗布衣服却又極其乾淨見他欲言不言遲疑半晌羞的面紅過耳方纔說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現在三寳村居住因年荒歲旱家無生理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萬分出於無奈故此

小婦人出來抛頭露面沿街乞化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說罷深深萬福不覺落下淚來展爺見他說的可憐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將此銀拿去急急回家贖帖藥餌餘者作爲養病之資不要沿街乞化了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約有三兩多却不敢受便道貴客方便賜我幾文錢足矣如此厚賜小婦人實不敢領的展爺道豈有此理我施捨于你你爲何拒而不納呢這却令人不解婦人道貴客有所不知小婦人求乞全是出于無奈今一旦將此銀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時恐負貴客一番美意展爺聽罷甚爲有理誰知堂官在旁插言道你只管放心這位既然施捨你便

爭向若你要婆丈夫嗔怪時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我便是個証見難道你還不放心麼展爺連忙稱是道你只管拿去罷不必疑惑了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拿起銀子下樓去了跑堂又向展爺添酒要菜也下樓去了不料那邊有一人他見展爺給了那婦人半錠銀子便微微的說笑此人名喚季娶兒為人譎詐多端極是個不良之輩他向展爺說道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他乃故意作生理的前次有個人贈銀與他後來被他丈夫訛詐訛調戲他女人了還索遮羞銀一百兩方纔完事如今客官給他銀兩惟恐少時他丈夫又來要訛詐呢展爺聞聽雖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輾轉道若依此人所說天下人還敢

有行善的歷他要果真詐我却不怕他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局騙了細細想來似這樣人也就好生可惡呢也罷我原是無事何不到三寶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將他處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罷吃了酒飯會錢下樓出門向人問明三寶村而來相離不遠見天色甚早路傍有一道士廟叫作通真觀展爺更在此前作了下處因老道刑吉有事拜壇去觀內只見兩個小道士名與談明談月就在廟二門外西殿內住下天交初鼓展爺換了夜行衣服離了通真觀來到三寶村胡成家內早已聽見婆子喈聲男子恨怨婦人啼哭嘈嘈不休忽聽婆子道若非有外心何以有許多銀子呢男子接着說道母親不必說了明日叫他

娘家傾回頭就是了并聽不見婦人折辯惟有嗚嗚的哭泣而已南俠聽至此想起白日婦人在酒樓之言卻有先見之明嘆息不止猛抬頭忽見外有一人影又聽得高聲說道既拿我的銀子應了我的事就該早些出來如今既不出來必須將銀子早早還我南俠聞聽氣冲斗牛趕出離門一伸手把那人揪在手細看時卻是季婁兒季婁兒害怕哀告道大王爺饒命南俠也不答言將他輕輕一提扭至院內也就高聲說道吾乃夜遊神是也適遇日遊神曾言午間有賢孝節婦因婆婆丈夫染病含羞乞化在酒樓上遇正直君子憐念孝婦贈銀半錠誰曰被奸人看見頓起不良之心夜間前來詭詐吾神在此豈容奸人陷害且

隨吾神到荒郊之外免得連累良善之家說罷提了李貴見出籬門去了胡家母子聽了方知媳婦得銀之故連忙安慰王氏一番深感賢婦不題且說南俠將李貴兒提至曠野拔劍斬訖見斜刺裡有一蚰蜒小路以為從此可以奔至大路信步行去見面前一段高墻細細看來原來是通真觀的後閣不由的滿心歡喜自己暗暗道不想倒走近便了我何不從後面而入豈不省事將身子一縱上了墻頭翻身軀輕輕落在裡面躡步悄足行來偶見路所內燈光閃灼心中想道此時已交三鼓之半為何尚有燈光我何不看看呢用手推門却是關閉只得飛身上了墻頭見人影照在牕上彷彿小道士談月光景忽又聽見婦人

說道你我雖然定下此計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人家依與不依又聽得小道士說他縱然不依自有我那岳母答復他怕也怎的你休要多慮趁此美景夏宵且自同赴陽台要緊說着便立起身來展爺聽到此處心中暗道原來小道士作此暗昧之事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且待明日再作道理大凡夜行人最忌的是採花又忌的是聽展爺剛轉身忽又聽見婦人說道我問問你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麽樣子展爺聽了此句連忙縮腳側聽只聽談月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現今在龐太師花園設壇于今業已五日了趕到七月必然成功那時得謝銀一千兩我將此銀偷出咱們遠走高飛

豈不是長久夫妻麼展爺聽了登時驚疑不止連忙落下墻來趕到前面殿內東束包裹并不換衣也不告辭竟奔汴梁城內而來不過片時工夫已至城下見滿天星斗聽了聽正打四更展爺無奈何繞過護城河來至城下將包袱打開把爬城索取出依法安好一步一步上得城來將爬城索取上上面安好隊城而下腳落實地將索抖下收入包袱內背在肩上竟奔龐太師府而來來至花園墻外找了棵小樹將包袱挂上縱身跳進花園只見高結法台點燭焚香有一老道披着髮在上面作法展爺暗暗步上高台在老道身後悄悄的抽出劍來不知老道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